

570

書叢小史歷國民華中

甸緬征遠軍國

行發司公版出成大

錢歌川主編

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

李鋆培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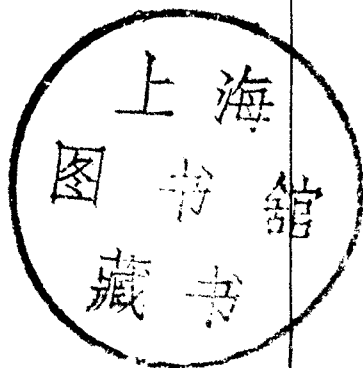
國軍遠征緬甸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5 5636B

大成出版公司發行



~~1575411~~

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發刊旨趣

錢歌川

中華民國建國以來，內憂外患，烽火頻年，任何史家也不能稱爲盛世，有什麼太平景象可以記述的，不過多難興邦，到了困難的頂點，我們竟戰勝了強鄰的日本，取銷了與各國的不平等條約，一躍而爲世界四強之一，這倒確是幾百年來所未有的盛況，值得史家大書特書的。

過去半世紀，波瀾起伏，誠然是一個多事之秋，然其間却發生了好些劃時代的大事，如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七七抗戰，開羅會議，諸如此類，對國家的前途，都有極大的影響。我們身歷其境者，固然如數家珍，歷歷在目，但國史未修，許多人都只曉得有那麼一回事，而不知其詳，尤其是如新光復的臺灣，居民兩代不見天日，他們對於祖國的事，比外國的知道得還少，都亟想把到現在爲止的民國史，一口氣讀完。

目下我國的出版物中，對於民國以來的史乘還不多見，可供一般閱讀的歷史故事，尤其少有。同人等有鑒於此，特邀請專家執筆，編纂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自辛亥革命至最近爲止，所有重要的歷史事件，莫不用專題寫出，以平易的字句，敘正確的史實，目的在使讀者得到國人所應有的常識，我臺胞如能由此而增進對祖國的瞭解，尤其是我們所冀望的。

國軍遠征緬甸

目次

| | | |
|---|--------------------------|----|
| 一 | 國軍入緬前夜的戰事局勢 | 一 |
| 二 | 新三十八師與仁安羌大捷 | 三 |
| 三 | 我軍入駐印度 | 五 |
| 四 | 與自然鬪爭 | 八 |
| 五 | 血染胡康河谷 | 一〇 |
| 六 | 奇襲（西通）、攻堅（密芝那）、掃蕩（八莫、南坎） | 一五 |
| 七 | 史迪威公路的通車 | 二〇 |
| 八 | 輝煌的戰果 | 二二 |

一 國軍入緬前夜的戰事局勢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初，野心的日本軍閥集結其精銳部隊十二、十八、三三、五五、四個師團與暹羅兩師於緬甸南部，暹羅北部，合計兵力達十餘萬人，分三路向緬境猛攻；英國因駐防緬甸的軍力薄弱，乃商請我國派軍入緬，協同防衛。

原來暴日自悍然不顧一切，而挑動了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的太平洋全面戰爭以來，因慣作無恥偷襲與先發制人的緣故，同月十一日就奪佔了關島，二十三日又佔威克島，英國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也於十日被其炸沉，二十五日，香港陷落；翌年一月二日又侵入馬尼刺，一月十五日侵入新加坡；而爪哇、新幾內亞，均呈危殆，一時敵勢猖獗異常。同時在大陸方面，早在「一二、八」珍珠港被偷襲以前，法屬越南，由於法國政府的軟弱，事實上業已淪入暴日的掌握；以致使在艱苦抗戰中的我國所依靠的一條最近海的陸上通路——滇越鐵路——也被遮斷；此後，我不得已，祇能轉而仰賴那條既艱險，又漫長而却是唯一的滇緬公路了。

敵軍苦於大陸戰事的泥淖越陷越深，方急求解脫，以便集中全力向太平洋上作孤注一擲。其應付

我國的戰略，是拚命阻截我對外的一切國際路線，封鎖軍火與物資的來源，敵寇以爲這樣便可以澈底解決所謂「中國事件」，並達到他抽調兵力的目的；於是不惜在遠離本國的供應線外，以十餘萬精銳大軍在緬甸又開闢了一處新戰場，一方面他固然具有進圖印度半島的野心，但主要目的似還在扼殺我國的滇緬交通。

滇緬公路，起點在孟加拉灣海口，經曼德勒、臘戍而達我國雲南省的昆明，這一條國際通路，在當時猶如我國的咽喉與命脈，的確十分重要。捨此以外，代替滇緬路的新路線正在海拔二千公尺以上的雲南西部高山區趕築，那就是準備接通印度邊境的中印公路。不過中印公路的工程太艱鉅了，那時一般人都覺得它的完成實在難以想像；有些人甚至計劃從伊朗港口循鐵路線以達蘇聯哈薩克共和國的阿拉木圖，然後進入中國的新疆；萬一局勢急轉，伊朗海港亦遭封鎖，則經過蘇聯北部的漫長鐵路線也儘可供我們利用。

這些論調，在今日看來不是認識不足，就是杞憂過慮得可笑。因爲事實證明：敵寇雖竭盡全力截斷了滇緬交通，後來更強阻了中印公路的築路工程，但祇要中國的堅韌與偉大的人力存在一日，中國的光明和希望也便一日不會消滅；反之，敵寇的空前高漲的狂焰，却在那股偉大的自然的力量下很快的融化而消滅了。

二 新三十八師與仁安羌大捷

駐防緬甸的英軍那時突遇優勢寇軍的襲擊，卒不及備，不到一個月，於三月八日便退出仰光，整個緬甸南部，亦相繼陷於敵手。

這次敵人出動的第十八師團，實即「八一三」淞滬戰場上著名强悍的久留米師團，其他三師團亦均爲久駐我國東北與朝鮮的精銳，其實力頗未可小覷。我國政府一方面爲協助盟友作戰，維護中英交通，一方面並爲牽掣敵人行動，俾印度防務得以從容增強，乃決定派遣軍隊兩師——新三十八師與新二十二師——入緬，與盟軍駢肩作戰；當時緬甸境內抗禦敵寇的盟軍隊伍，除我國的兩師健兒與英印軍外，尚有陸續自菲島等地撤退而來的美軍，後來這部分盟軍便歸中印緬美軍司令史迪威中將統一指揮。

新三十八師與新二十二師組成的遠征軍隊伍，於三月二十七日匆匆由安寧出國，四月三日到達緬甸的要地臘戍，立刻抽出一營兵力接受了警衛該地飛機場的任務，其餘的大隊，星夜向緬甸故都，伊洛瓦底江中流重鎮的曼德勒推進。當時的曼德勒已經迫近敵軍前線，當新三十八師開抵的時候，城

區秩序已很混亂；四月十四日，曼城以南的敵寇又逼進了一步，英軍自馬格威退守仁安羌，這樣突如其來的撤退使盟軍陷入無可避免的混亂，而敵軍得以乘虛從側面繞到英軍的後方，先佔領仁安羌油田，切斷英軍歸路，另以快速部隊佔領英軍陣地後方的渡河口，這樣，英軍第一師一部竟被圍困得水洩不通，不但四週的退路完全被敵截斷，就是援軍的來路也爲之阻隔了。

四月十七日黃昏時分，當英軍第一師已經被包圍了三個晝夜，糧盡彈絕，事實上已瀕於絕望的時候，我三十八師的一一三團一部約千餘人奉命馳援而趕到了仁安羌以北，與敵軍一河之隔的地區；當時情勢急迫，而且事實已頗爲明顯，決沒有迴旋或考慮的餘地，遂立即從正面向敵軍猛攻，激戰兩晝夜，我軍有進無退，這不到一團的人雖然傷亡過半，但終於將人數在十倍以上敵軍擊退，解除了七千餘盟友的危難。

這次戰役真是一個天大的奇蹟，我軍完全因士氣旺盛，遂能以少勝多；敵人的第三十三師團到臨退的時候，幾乎潰不成軍。與英軍同時遇救的還有美國教士和新聞記者，他們都是非戰鬥人員，要不是英軍在馬格威過早的潰敗，是應該來得及從容撤退的。他們眼看到把他們從絕望中挽救出來的是一團冒着這樣慘重犧牲的中國兵，禁不住含着淚，高呼着『中國萬歲！』

這時一一三團餘下的部隊掩護着仁安羌盟軍人員安全北撤，而整個緬甸戰局，却正急轉直下：敵

軍正採用雙重鉗形攻勢，中央一路於渡過伊洛瓦底江後，尾隨我軍退却路線，窮追不捨，其右鉗已飛速佔領八莫和密芝那，截斷我軍的歸國路線；其左鉗則直趨更的宛河上游，企圖一舉撲滅盟軍由緬入印的部隊，以及我軍因歸國路線斷絕而轉趨西路入印的部隊。敵人的估計大致不會錯誤，當時我新三十二師全部已先三十八師而向本國邊境撤退，後來因發覺敵軍已先佔領了密芝那而急改向西進；至新三十八師，在掩護全部盟軍轉進印境的途中，却與追擊的敵寇屢次發生接觸與苦戰，損折很多，卡薩一役，情形尤為慘烈；最後歷盡艱辛，主力部隊終於五月杪轉入了印度境內的英法爾。但當大軍渡越清德溫江之時，新三十八師副師長齊學啓將軍却不幸失蹤了，後來證實齊將軍是被俘不屈而從容就義的。齊將軍的彪炳功勛以及他最後不平凡的死，在國軍遠征緬甸歷程中應該是最壯烈，最燦爛的一頁！

三 我軍入駐印度

我遠征部隊的入駐印度，可以說，一大半原因是由敵人促成的；敵寇想攔截並蓄意消滅我軍，却無意中為我軍安排了以後在印度養精蓄銳，重上緬北戰場殺敵揚威的機會。拖着疲勞的脚步進入印度

境內兩個月後，遠征軍——那時已改稱駐印軍，便開赴貝哈爾省的一處靜穆的小鎮藍伽駐紮下來，從此進入了休養補充和訓練的時期。

這一批遠離祖國懷抱的健兒們，當時藏在他們心頭的滋味是可以想像的；他們已不復是幾萬個人，而是堅強團結的一體，不論長官和士兵，祇有一條心，一個命運，一個希望，願意貢獻自己的生命以求消滅敵人再回到祖國！

訓練工作的緊張不下於實戰，他們還練習爬山，爬樹，全身武裝的游泳渡河等等，一切都是爲着在森林中作戰和殺敵的準備。訓練科目大部份由我們自己的軍官負責，若干特種兵訓練，則由美軍協助，先後舉辦了砲兵、汽車、戰車、通信、衛生等各項訓練班，此外還辦了一個戰術學校，分期調集國內將校由空中運送到那裏去研究參觀，以溝通中美兩國對戰略和戰術的觀點。駐印軍在這樣的環境下，經過了半年多的埋頭苦習，真是馬益肥，人益壯，鬪志旺盛達於極點！

滇緬路已被整整封鎖一年多了，這時期內，僅僅仰仗美國運輸飛機自印度經過敵區上空帶來接濟的一些東西，聊勝於無而已；總之，中國急需打出一條國際的交通線來，才可以充份取得盟國物資的援助。就整個盟軍形勢來說，南太平洋上的戰事顯然已到了轉捩的關頭，前途充滿樂觀的氣氛；當時敵方戰線從緬甸、暹羅、海峽殖民地起，通過爪哇、新幾內亞直達所羅門羣島，綿延四五千哩，漸漸

因船隻和空軍力量的不足以維持其漫長而暴露的外圍據點，而勢呈不支；但一般有資格的軍事評論家都相信，海洋上的戰爭到底不足以致敵人於死命，強大的陸軍仍然需要陸軍去掃蕩，敵佔領軍仍然需要陸軍去驅除和聚殲；因而開闢大陸戰場的呼聲一天高似一天，盟軍統帥部於是決定先行反攻緬甸，修築一條由印度直達我國內地的中印公路，以便在東亞大陸上構成一處最堅強的反攻基地。史迪威將軍是這一項計劃的直接支持者，爲了這計劃他曾專程返美與他本國的最高作戰當局洽商，等他回到中印戰區司令部任所的時候，偉大的反擊戰便開始了。那正是三十二年夏秋間的事。

這一年的三月中旬，駐印軍副總指揮羅卓英將軍調任國內要職，藍伽的駐印軍（新三十八師與新二十二師）簡化合併成爲新一軍，直接歸總指揮史迪威將軍指揮，以鄭洞國任軍長，孫立人任副軍長兼三十八師師長。此外陸續又成立了新三十師和幾個砲兵團、工兵團、汽車兵團、戰車營與驃馬和人力運輸部隊；更由國內空運而達印緬邊境兩個師，即五十師和四十師，俾協助新三十八師等參加反攻緬甸之戰。這一路新軍，在一年半後攻下密芝那的時候，才又獲得再度的補充與整編，那時新一軍重被劃分成爲兩個軍，由孫立人將軍任新一軍軍長，統率新三十師、新三十八師和五十師；另外撥出新二十二師和四十師成立新六軍，歸廖耀湘將軍統率。新六軍後來從孟拱打通緬滇路線後便奉調回國，惟有新一軍却始終擔負着打通中印公路的全責；不但打通了中印公路，它而且還繼續揮戈南下，一直

掃蕩敵人至退出緬中的西保、臘戍，那一年餘在北緬戰場的橫衝直撞，使狂野的敵人膽爲之寒。

四 與自然鬪爭

在我們描寫全部緬北大戰的戰鬪場面以前，對於雲南、緬甸、與印度接壤處的地理環境實有先加以認識的必要。

簡括的說，這一次緬甸反攻戰的出發點，是中、緬未定界域處的野人山，由野人山向南進入更的宛河上游的胡康河谷，再順流南下至緬甸另一大河伊洛瓦底江支流孟拱河源處的孟拱河谷；此外，與孟拱河谷戰事同時並行的便是白熱化的密芝那爭奪戰。密芝那，在伊洛瓦底江西岸，距孟拱五十公里，這是中印公路上的一個要站，從密芝那向東一百餘公里到騰衝，或者由密芝那再望南經八莫、南坎而至龍陵，都有公路可以貫通；我軍緬北之戰的主要意義，可以說便是爲了打通自野人山至南坎，並爲了要控制密芝那、八莫、南坎、龍陵的這一個鉅大三角區。

有一點須要特別認清的，就是所謂野人山，所謂胡康河谷，事實上並不能稱爲「緬北」，根據清末與英國簽訂的滇緬界約，那一帶大部份區域實際都屬於我國雲南省的範圍；所以，野人山祇是我國

和印度接壤的地方，從傑布班山以南才真正是緬甸的界域。那一帶界務的糾纏本來是四十餘年來最棘手的一件懸案。

全面的反攻緬甸計劃遲至三十二年下半年才獲決定，事實上早期的試探戰事早在是年仲春三月間即告開始，那時我軍集中印度邊境阿薩密省的雷多，逐步向盤據在野人山中的敵人施以打擊，主要目的是爲掩護工兵修築中印公路。從那一天起，新一軍的健兒們展開了比沙場殺敵更艱苦萬倍的與險惡的自然環境奮鬥的歷程。

野人山，這一塊人類足跡罕到的地方，縱深一百餘公里，高度平均在海撥二千五百公尺以上；在上一年曾經有十幾萬印緬難民和一部份國軍從緬甸撤退入印度，誤走進這個山區，除此以外，從古迄今，外間極少有人知道這個山地裏究竟是些甚麼情景。一位隨軍記者描寫那裏的荒古的森林：『綠得發青，又青得帶腥。』那簡直是一片可怖的絕域啊！另外一位士兵描寫他們從距離雷多二十多公里的鬼門關前經過的情形，鬼門關第一次給他的印象是：『從山脚下仰望上去，祇見一片陰森森、黑壓壓的密葉叢林』，繼而他們鼓勇登臨，『我們第一次跟隨着前哨部隊，依仗着機關槍，迫擊炮，以及火鏟噴射器的威力，大膽的走過鬼門關，鑽進這塊叢莽的時候，事實給我們證實了這確是一個鬼地方；日光被層層疊疊的密林遮蔽得一絲透不進來，感覺到的祇是天昏地暗，虎嘯猿啼；四週圍活動的生物

是在蔓延的雜草裏爬行着，悉悉作聲的大蟒，和從腳踝上爬上來，從樹葉上落下來的吸血螞蝗。地深沒膝，沒有路，祇有纍纍白骨可作我們的指路牌，這些白骨，是三十二年印緬難民撤退時飢病而死的人的遺骸！』

事實上這一段艱苦的行軍是不是祇要顧到樹上的蛇，地上的螞蝗與兩旁聲氣可聞的猛獸呢？從三月到十月，我英勇的遠征軍却仍處處遭逢到頑敵的暗襲。敵寇的密林戰是訓練有素，遐邇馳名的，何況他們更使用種種惡毒的戰術。試想，在一片陰森森的原始森林裏，上面有敵人以鋼板構築的「鳥巢」工事，下面到處皆埋伏着地雷，敵人「鳥巢」式火網的聯絡又相當巧妙週密；我們的戰鬥員所唯一依仗的便是顯佔優勢的火力，與一腔敵愾同仇的幽憤，憑着這兩點，他們便陡覺勇氣百倍，日以繼夜，前仆後繼地逼着敵人一步步從正面後退。當面的敵軍是敵寇中之佼佼者——第十八師團，但最後也終於免不了瓦解的命運，十月二十九日，我前哨部隊已越過了步步荆棘的野人山區，而佔領了胡康河谷的前進基地新平洋。

五 血染胡康河谷

穿過了野人山，攻克了新平洋，同時另外一枝部隊並從旁面佔領了大洛河谷（在胡康河谷西側）西北各處在戰略上絕對必要的制高點；於是，爭奪于邦——這胡康河谷中敵軍最堅強的巢穴，遂成爲必要的行動。

胡康河谷的地勢跟野人山緊緊啣接，卻根本上是兩個世界，那地方四週都是高山，中央一塊大盆地，面積在二千平方公里左右；這盆地中密密茸茸的盡是一片原始森林，中間貫穿着大龍、大奈兩條大河與無數的小支流，每年雨季，山洪爆發，便泛濫而成一片澤國，連森林一起淹沒在內，至旱季則即使在那兩條大河中，也可涉水而過。于邦便是位於兩河匯合點稍北的地方，由于邦向南達太柏家，再渡河便有汽車路，可以一直貫通孟關而迄傑布班山以南的孟拱河谷。所以從河谷地形上看，于邦和太柏家實在是全區交通的樞紐。

于邦之戰確是我軍開始反攻以來第一次遭遇到的攻堅戰。敵人在于邦的周圍，早已在每一適當的地點巧妙地佈置好地下堡壘和無數的「鳥巢」工事，從而交織成一張進退可據的強大的火網。敵寇的用心也着實良苦，據說遠在一二十年前，日本有許多假扮的僧人遊歷到南洋一帶，留住下來，時光年復一年的過去，他們有的已改了國籍，有的至少也博得當地土著們的信任和合作；十二月八日太平洋上的砲聲一響，如緬北等地便完全成了這一類人的天下，敵軍進佔全緬甸時之銳不可當，與他們後來

能夠充分熟悉和利用佔領區內的山川險要來構築防線，一大半便是靠了這批「第五縱隊」的力量。

在野人山戰事中，我方佔得火力優越的便宜不少，然當部隊一過新平洋，因為敵我運輸接濟路線難易的懸殊，我軍糧彈的來源顯得困難起來了。同時救護傷病兵士的工作也感到同樣的棘手；在全部緬甸反攻戰事中，救護工作的迅速和醫療設備的完善是頗能令人滿意的，那與當時國內戰場上任何部隊相去何止霄壤，凡沿公路作戰的部隊，負傷官兵直接由團部裹傷所用救護車運送到附近的野戰醫院，如果是重傷的便可要求空軍派飛機直接空運到後方醫院，在「救護傷兵第一」的原則下，飛機是隨要隨有，任何人都不敢耽誤。在不通汽車的山地區域，另外用每次祇能載運一二人的小型救護機飛運到後方醫院。然而在那到處是森林，到處是河流，四週又都是高聳的峭壁的胡康河谷，汽車無法開進，後方穿過野人山的補給路線太長，飛機根本不能停留，糧彈給養尙可利用飛機投擲，傷病問題則簡直祇能聽之天命。由於這種種條件的顯然較敵人爲不利（敵人有毗連不遠的後方聯絡與補給站），更加上我軍連續半年以上的野人山作戰，而敵軍却是以逸待勞，以致使攻佔胡康河谷的戰鬪延長了好幾個月。在于邦一役，幾乎中了敵寇鬼計的暗算，最後雖然於三十二年尾攻克了于邦，於翌年二月一日光復了太柏家，但因為上述無可奈何的原因，終於使我可敬可愛的衛國戰爭的健兒在大龍河畔枉灑了不少寶貴的鮮血！

于邦之戰，不是因爲敵寇已事先佈置下濃密的火網，也不是因爲我軍糧彈接濟，傷兵救護的艱困，實在是因爲盟軍總部估計敵軍和配置己方軍力的錯誤。雙方的主力接觸，從敵軍退出新平洋後不多幾天即告開始，我軍先以一二團一團的軍力參加戰鬪；于邦的地形，一面依河，三面都是森林，在郊外沒有一片可以駐足的曠地，所經過的都是林中的崎嶇小徑，我們的先鋒部隊，冒着萬死，一口氣從那些小路上分兩隊衝到了河濱，把于邦左右兩邊的渡河點以重機槍槍位封鎖起來，一面向中央夾攻，一面並防止南岸敵人的偷渡增援。如此相持了二十天，敵方祇一味地困守待援，果然，南岸敵軍這時已安置下大量的砲位，開始對我封鎖渡口的機槍陣地轟擊，我軍兩翼因得不到後方的增援，支持僅一天，一連的弟兄就與陣地同歸於盡了。當兩翼最初打定河濱陣地的時候，另外有我軍步兵一營會疾進而抵達于邦城區的正面，企圖與兩翼互爲呼應，向守城的敵軍步步進逼；後來兩翼既毀，敵軍已如潮水般向河北岸湧至，不到半天，我未及撤退的一營人竟遭受包圍，同時，上岸的敵軍又飛速與困守于邦之敵聯成一氣，反將我們的一營人圍困在核心。

我軍後繼部隊接到了這項消息，立刻趕調砲兵，但因重兵器還在漫長的搬運途中，遲延復遲延，直等到一個月後的十二月二十一日，大隊才趕抵前線；我們的健兒因爲一等再等，等得毛了性子，上來就以機槍開路，繼之以衝鋒肉搏，一排倒了，再一排上去，他們急於想救出被圍匝月的那一營

弟兄，但是敵人也以全部火力拚命堵截，我們的長官看着犧牲實在太大了，於是立刻改用重砲轟擊，我軍的砲彈，不分晝夜，無間歇地向着敵人陣地怒吼，敵陣雖堅，但我們無情的砲火猶如挖泥機一般把敵人的工事幾乎整個倒了個翻身。敵人終於站腳不住，紛紛向河岸逃命，此時我被圍困了整整一月的一營弟兄，早已突圍而出。當他們受圍困的時期，祇有飛機投擲一些糧食給他們，有時接連幾日雨天，飛機不能起飛，便祇能掘一些芭蕉樹根果腹；他們的火力薄弱，但深密的樹林却給他們作了天然的障礙，以致祇須在前後左右樹上樹下安置好所有的輕機槍位，便儘足以防阻敵人的窺伺。這數百人忍受着一直支持到援兵的來到。當他們跳出樹林，重睹天日的時候，一隊人毫不猶豫地立刻急行在大龍河畔，他們想伺機截殺由那裏望河中逃命的殘敵，而敵人果不出他們所料，當潰兵正將泗水逃命的時候，這邊埋伏下的弟兄便樂意地把他們作爲輕機槍的臨時槍靶，將殘敵掃射了一個乾淨。

一場經過七晝夜的血戰，至此才告一段落，是役除斃敵二百餘人外，敵軍第五十五聯隊長藤井小五郎大佐與大隊長管尾少佐，且被生擒。

再進一步是肅清大龍河兩岸的殘敵，主力部隊一面追逐向太柏家方面潰退的敵軍，一面重行部署，以兩團軍力從側面包抄太柏家的後路，不到半月，太柏家敵軍陣地便被我軍踏破，敵軍向孟關沿公路撤退。原來緬境反攻戰事，一年來一直在窮山僻野杳無人跡的叢莽地區進行，自太柏家望南，卻

已有現代化公路連貫其間。此時從雷多經新平洋到太柏家的中印公路初段，已經加速度完工通車，我軍另一部新二十二師已從雷多進入胡康，戰車第一營亦開始出動，協同新二十二師擔任向孟關敵軍的正面攻擊；同時由太平洋調來參加印緬作戰的美軍第一團也忽然在那裏與我三十八師的側翼會合，一時軍威大振。

更幸運的是恰在此時，我軍哨兵偶然奪得了敵人限期自孟關以北總退卻的密令，於是我軍立即部署，作深遠迂迴與正面戰車隊的集合攻擊；三月五日，孟關地區敵軍，原定在孟關以南集結，及至聽說新三十八師已經繞到了孟關的背後，歸路盡被截斷，登時慌亂異常，而同日正面的新二十二師與戰車部隊又集中全力，猛叩孟關，縱橫掃蕩，敵軍大敗，孟關在當日便爲我軍攻下，我二十二師更一步也不肯放鬆，先敵人而至夏魯班，於是又包圍夾擊一陣，復追奔南下，迫得敵軍簡直沒有一絲喘息的機會；整個的胡康河谷，到此已沒有半個敵人的影蹤存在了。

六 奇襲（西通），攻堅（密芝那），掃蕩（八莫、南坎）

從于邦殲滅戰以來，我軍一直採取着主動攻勢，敵軍似乎祇要顧到全師而退，再不敢戀戰。三月

二十八日，當我軍大部已通過傑布班山的時候，敵軍突然集中兩個大隊的兵力，配合猛烈砲火，從南北兩方出現，分別向一一三團一、三兩營攻擊，我軍固守陣地，沉着應戰，擊退敵軍六次猛攻；敵人本來以爲該處山地可以據險而守的，故出此猛然的一擊，企圖將我軍攔腰截成兩段，然激戰至翌日，我軍陣地仍屹立不動，敵人却已經遺屍纍纍，攻勢漸衰。不久，敵軍所倚恃的傑布班山隘天險，便完全入於我軍掌握。

自傑布班以南，南高江兩岸一帶，總稱爲孟拱河谷，地形狹長，河谷兩旁，都是高山峻嶺，每屆雨季，孟拱河谷也與胡康河谷一樣，平地頓成一片汪洋；當我軍進入孟拱流域時，正是三十三年雨季將臨未臨之期，故攻擊部隊的行動，處處都受到極大的阻礙。敵軍在孟拱河谷的防禦計劃，第一是扼守傑布班山隘天險，倘萬一不守，再準備強阻我軍於孟拱河中段的加邁以北，以渡過雨季；他自己則準備在加邁至西通一段，深溝高壘，進既可以隨時出擊，退亦能達到盡量牽制我軍行動的目的。

我軍統帥部早已識破了敵人的奸計；同時得到正確的情報，認爲敵軍因傷亡過多，大部兵力已完全配置在第一線上，加邁以至西通後方均十分空虛，但戒備雖然不足，加邁和西通却是敵人堆貯大量物資的所在。爲求在雨季前從速達到決定性的勝利，俾早日結束緬北戰事，於是又開始另一次的部署。這次由三十八師主力南下，決定用一部兵力在正面牽制敵軍，主力便從敵軍陣地的間隙中滑出，

過馬拉關，祕密加速度迂迴到加邁以南的西通，偷渡孟拱河，截斷敵後的主要交通上咽喉，然後轉向北面，和從正面進擊的新二十二師夾攻加邁。戰略既定，立即下令行動。那擔任祕密迂迴的一團健兒冒着大雨，不分晝夜，繞過敵人的後方向叢山峻嶺中疾進，時而攀援絕壁，時而泗越急流；他們並利用各種熱帶自然界聲響的掩護，偷過敵人的重重封鎖線。五月二十六日上午，這一枝奇襲部隊如限到達西通以南的南高江東岸，並立即泗泳過江，神不知，鬼不覺，西通區數萬敵軍至此已完全陷入我軍的包圍；當大批我軍在敵寇的後方挺身出現的時候，他們還不知我們的健兒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抑是從地裏鑽出來的，一時急得不知往何處奔避是好，僅僅一日之間，西通敵軍已不戰自潰。在加邁區南面的敵軍此時因公路補給業被切斷，乃陷於彈盡糧絕的狼狽境地，從馬拉關到加邁沿南高江三十多公里的堅固陣地，完全動搖，加上新二十二師的正面猛攻，遂立告崩潰。我軍此役中奪得彈藥糧秣，不計其數。這次西通奇襲，可說是反攻戰開始以來第一次完全的勝利。

六月中，我軍健兒依着南高江水流的方向再向東南推進，以孟拱河谷出口處的孟拱一地為主要目標，同時我第五十師新三十師已各派兵力一部與美軍「麥支隊」組成一個中美混合聯隊，自加邁以上的馬拉關出發經庫芒山區，向密芝那進擊，這一條路線事實上已經繞過了孟拱。孟拱之戰不過一星期便告勝利解決；從孟拱東去密芝那，西至仰光，南循伊洛瓦底江以達八莫，水陸交通均異常便利；當

我軍主力開抵孟拱，立即便分兵兩路以打通加孟公路，和孟密鐵路，也不過費了二個多星期，兩路間的敵人便被肅清了。

密芝那地處平原，惟四週有山，當緬北鐵路的終點，位於伊洛瓦底江西岸，水陸交通，也頗四通八達；城西和城北，都有飛機場。這種種條件形成了緬北戰略上的重鎮地位。中美混合聯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率翻越庫芒山去抄襲密芝那的後背，這是敵寇事前所夢想不到的，聯隊一到達便把密芝那通孟橫的公路線截斷，隨即分兵數路，一路進襲城北機場，一路攻擊火車站，另一路把守孟密公路，以防止敵軍由孟拱向密芝那的增援。

事實上密芝那攻城戰比孟拱戰事開始得還早，密芝那敵軍的實力還相當充實，中美聯隊以寡敵衆，數度鼓勇想佔領車站，進而復退者多次，敵軍便乘機反撲，結果我軍傷亡頗多，僅免了全部被包圍殲滅的惡運，於是祇得退守險要，以等待空運部隊和孟拱方面的應援。這時在印度東部英法爾附近有一股蠢動的敵軍，業已攻入印度境內，正迫使當地守衛的英印軍步步後退，敵人的意思是惟恐我們一旦打通了中印公路，故亟想釜底抽薪，來截斷中印公路的後方，使中印緬戰場一劃三段，首尾不能連接；當時的印度，的確已陷入慌亂無措的狀態，我新三十師的兩團，便在此時奉命趕抵英法爾佈防，却又不料敵軍因孟拱河谷戰事失利，兵力不夠分配，不得不把侵入英法爾的部隊撤回，我軍兩團

因而也得抽身空運赴密芝那，去解救中美聯隊所遭遇的危局。

密芝那方面的戰局從此呈現了膠着狀態，敵軍利用堅固工事，準備死守；我軍則以少數部隊逐步推進，每天跟敵軍爭奪三十碼五十碼的陣地，空軍與砲兵則不分晝夜，向城區及伊洛瓦底江更番轟炸，城區的建築物大部被燬。一個月後，敵人被迫放棄村落，改守距城六里的叢林山地，那時孟拱已爲我軍攻克，七月中旬，新三十八師的一一三團一路從孟密公路長驅東下，直搗密芝那而與新三十師主力會合，但敵軍明知他們等待援軍的希望已成了泡影，却依然想憑藉城區未燬的建築物與臨時工事，繼續頑抗；每一座房子的進退，都須經過一場激烈的格鬥，市街戰繼續了八十多天，我軍逐碼前進，至八月四日，終於完全佔領了密芝那城區，並掃蕩肅清了隱匿的殘敵。

密芝那攻下以後，國軍部隊才獲得了一次比較長期的休息，部隊也乘機加以整編，從新一軍中另外分立出一新六軍來，便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十月初，緬甸雨季已屆終止，新六、新一兩軍再賈餘勇，新六軍從加邁出發，不久奉調回國。新一軍却繼續向緬中的八莫、南坎等地區進行掃蕩戰。八莫敵軍一如密芝那，復據險死守，然不到一月，八莫即爲我軍砲火所屈服，我軍乘勝南下，在南坎外圍，與敵新自朝鮮調來的第四十九師團主力遭遇，激戰達五晝夜，最後依然以迂迴部隊繞過南坎以南的公路，截斷敵人的後援和補給，並在正面

拚力奪取四周制高點，而後與迂迴部隊互相夾擊；敵人往返衝突，但那裏敵得過我軍的火力，結果兩個聯隊的敵軍竟大半葬身山谷。南坎之戰，是敵人在緬北戰場上最後的一次硬仗。

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新三十師攻佔南坎，二十八日，新三十八師到達滇緬路和中印公路會合點的芒友，與那時國內的滇西遠征軍恰好是「裏應外合」，在那裏舉行了會師典禮。

七 史迪威公路的通車

攻佔芒友之後，中印公路全程已暢通無阻，但爲確保國際通路的安全，新一軍健兒，仍繼續南下，二月二十日，新三十師攻佔新維，三月八日，新三十八師攻佔臘戍，新一軍主力右翼的五十師，並長驅直下，克復了臘戍以南不少沿鐵路的重要點，最後於三月三十日一直進抵喬美，才結束了國軍遠征緬甸這轟轟烈烈的一幕。

中印公路是我國抗日戰爭的命脈，美國人稱它爲雷多公路，是因爲此路由印度孟加拉——阿薩密鐵路上一小站雷多開始的緣故。中印公路全線打通以後，我國政府爲紀念會以全力創造這條路的美國史迪威將軍的功蹟，便把它正式改稱爲史迪威公路。它的全程，是從雷多越巴塔基山脈峻峭的山嶺而

伸入新平洋，由此再跨更的宛河上游的遼闊凹地，過胡康河谷直到它的下游，然後趨孟拱河谷，至密芝那附近越伊洛瓦底江而南奔八莫，再向東南到南坎，向東北到芒友與滇緬路相連接，再由此向東北經龍陵而達昆明。全長一千五百六十六公里，中間翻過十三座超越二千公尺的高峯，有許多急灣和陡絕的斜坡，險峻得難以想像。山地的路面寬十公尺又半，在山谷中的寬十五公尺。運輸量的計劃是每月約六萬噸，較舊滇緬路最高時期多出三倍。

這一條路線，大體上是依據三十一年日軍來侵時印緬難民逃入印度所經的山道，所謂「難民路線」。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國工程師在雷多鎮七公里之外用開路機開始工作，推進的方法是且戰且築，由我軍爲開路先鋒，迫敵後退，工程師則緊接在戰士之後，有時甚至與軍隊齊驅並進，他們的後面是碾平當前一切的築路機。翌年四月雨季開始，工程隊仍堅持前進，那時已有留美的大批中國工程人員歸國加入服務；在雨季前已在鬼門關建築成第一輔助倉庫，雨季中陸上的運輸和供應異常困難，於是另外又組成了空運接濟隊，將各種供應品以降落傘投擲於前方工程隊。工程人員終日遍體淋漓，夜間睡於浸水的帳幕及叢林的吊牀中，長條紫色的水蛭，吮吸膏血，到處都是；最大的困難，是雨浸路裂，幾使工程無法進行。

是年十月，美國密蘇里河水利計劃設計人皮可將軍到印接管築路工程，徹底改良工作方法，並解

決了種種工具與技術上的困難，工程有飛躍的進展；自皮可接管全部工程後，曾在盤沙山隘與緬邊之間築成公路六百五十公里和大飛機場三處，中美工程人員面對最惡劣的氣候與最險峻的地形，作不易克服的鬪爭，終於三十四年一月，擊退敵軍而完成全線通車，世人所謂「不可能」的工作於是便告完成。

三十四年一月十二日，第一批通行全線的車輛自雷多出發，途中在密芝那停留了一個星期，二十四日到達南坎，那時新一軍還在前線繼續掃蕩，芒友還不會攻克，等到敵軍退出芒友的消息一傳出，這一隊一共一百另五輛的汽車隊已經急不及待地立刻趕開出去，車隊到了腕町，算已正式進入國門，在那裏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慶祝儀式，那天參加這場慶祝會的人們，當目睹一百多輛大汽車由一輛小吉普領導着，上面坐了那位曾經策劃並負責過這一條公路一切艱鉅工事的白髮蕭蕭的美國工兵指揮官皮可將軍的時候，都用力地舉着手，揮着帽子，一片歡聲雷動，響徹原野，大家感動得眼淚都掉下來了。

八 輝煌的戰果

緬甸之戰，我中華健兒，當第一次三十一年作戰中確曾損折了不少伙伴，這些弟兄們白骨猶在，碧血未乾，遠征軍彼時自身已寄身異域，有家難歸，許多新仇舊恨，使大家都帶着一顆悲壯的心情去作戰。他們與英美盟友朝夕相處，患難與共，感情上雖然談不上如水乳之交融，然對那共同大敵的寇軍却真已近乎敵愾同仇！好幾次，國軍爲了挽回盟軍的不利局面，而忘私地挺身相助，以致造成不少足爲民族增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盟友美國在物質方面的供應和接濟，是助長我遠征軍士氣的另一主要因素。過去在國內戰場上，我們的火力是遠遜於敵人的；但今敵軍却反居下風，這使我軍官兵的勇氣陡增萬倍。再加以對傷病兵的救護，可以說我們的弟兄從來沒有受到過那樣妥貼的照料；在緬北各野戰醫院中服務的美國醫官，大部是美國各公私立醫院中的著名醫生，技術極好，服務尤深具熱心，故傷病官兵復原得極快。我軍健兒，往往有不待傷愈，便請求醫官准其歸隊的，這種精神，亦使美方醫務人員大爲感動！

緬甸之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間密切合作而表現了莫大效果的一個例證！

緬甸戰中先後和我軍對壘的敵軍，除前述的第十二、十八、三十三、五十五四個師團以外，後來又陸續增派了四十九、五十六兩師團以及第三十四獨立旅團和其他特種兵部隊。我軍先後擊斃敵軍三萬三千另八十二人，其中包括三個聯隊長與其他高級軍官；傷敵軍七萬五千四百九十九名，俘虜藤井小

五郎大佐以下官兵三百二十三人；敵人等於全軍覆沒。我軍和敵軍傷亡的比例，是一比六。所鹵獲的戰利品計有：步槍七千九百三十八枝，輕重機槍六百四十三挺，大砲一百八十六門，汽車五十二輛，火車機車及車廂四百五十三節，坦克車六十七輛，飛機五架，倉庫一百另八所，金屬器材二萬餘噸；佔領公路九百六十八公里，史迪威公路雷多到芒友六九七公里；佔領鐵路二四一公里；解放被佔領區在十萬平方公里以上。十數萬我遠征印緬的英勇健兒們，經過前後整整三年的苦撐與惡鬪，最後終究把一個偉大而艱鉅的任務圓滿地達成了。這一番努力和所化掉的代價該不是白費的。

參考書：

新中華雜誌

緬甸蕩寇志

緬北之戰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5 5636B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歷史小叢書

國軍遠征緬甸

定價金圓四角

版權
所有

編著人

李

鋆

培

出版者

大

上海(9)茂名北路三十五號

出版公司

發行人

黃周

仲昌

明壽

印刷者

上海(9)茂名北路三十五號
印刷公司

